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經解卷八上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胡灝

春秋經解卷七

宋 孫覺 撰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春秋之法繼正即位繼弑者不行其禮僖公正卒文公逾年而行即位之禮春秋書之以為繼正繼弑之法又以謹其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諸侯之卒天王固當使人弔且葬之叔服會僖公之葬誠禮之宜者然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書者皆非常也春秋十二公卒葬之見于經者十一天王使人會之者一僖公而已春秋之王一十二公會葬者三而臣會其葬者二不會其葬者九春秋一切著之用見周之不君而魯之不臣也公羊穀梁皆以謂叔服之葬得禮故書不知春秋著是以記非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天王有賜於下書曰錫命已薨之公則曰錫某公命當國之君但曰錫公命此春秋之法也文公之立至是未踰一年恩德未加於民而勲勞未著於衆為天王者遽以命錫之亦非禮矣穀梁曰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按禮天王就賜諸侯未為不正但春秋之王錫之非禮故志之爾

叔孫得臣如京師

天王錫命魯公而魯公使臣拜之非禮之甚者也魯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周錫之命受命矣又不自行而使臣以往其為不臣可知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商臣為世子則弒其父為臣則弒其君舉天下之惡無以加之故書曰世子弒其君春秋之法世子弒君則不待討賊而書葬以為其惡之大至于無可責也楚子不葬避僭號爾非春秋於商臣偏有輕重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殽之戰春秋狄秦而護晉以晉文之喪未逾年而秦乘喪越其國以伐其同姓也齊威晉文有大功於衰周而春秋於其會盟侵伐未嘗以辭許之至其卒也諸侯伐齊而狄能救之則進狄而稱人以甚諸侯之惡秦乘之喪以伐同姓則書曰晉人敗秦師以外秦於夷狄蓋威文之伯心雖得罪於春秋而迹亦有功於當世孔子於其卒也蓋皆以其微意見之亦深惜

之爾殽之役敗而不戰所以外秦於夷狄也彭衙之戰書戰書敗所以進秦於中國也秦驅其民連年戰傷亦足進乎而春秋進之非進秦也所以罪晉爾晉襄承其先君之餘業不能紹先君之志以德懷諸侯而主盟諸夏攘夷狄以尊天子而二年之間興師者四敗秦于殽敗狄于箕伐許伐衛勞弊其國以侵諸侯故秦乘晉之空虛諸侯之背叛復來伐之雖晉能力戰以取勝然不能使秦之不來彭衙之戰書戰書

敗所以均晉罪於秦也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之禮虞而為桑主練而為栗主僖公之卒至是十有五月為虞主乎則五月之期亦已久矣為練主乎則小祥之期又已過矣不時而作主非禮可知矣由公羊以言之則謂之久喪久喪雖不中於禮然亦賢者過之而後為之也文公未禫而納幣豈復能為久喪之事乎由左氏以言之則曰祔而作主作主非

禮也文公則固不肖父死逾年始為之主亦不如是之甚也獨穀梁譏其後蓋謂過練而為吉主也期年而練練又三月始為之主則亦不時非禮矣三家之義穀梁最為得之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春秋之法魯公及外大夫盟非外之罪則沒其名氏而書人不以我公而盟大夫也外大夫之罪則書其名氏而沒公不書以著大夫之罪不與大夫而伉我

公也公如晉晉侯畀公而使大夫盟書曰及晉處父盟所以著晉侯之罪也公行不言其如公反不言其至所以没公如晉之迹使微者盟處父然也三傳之說皆是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垂隴之盟宋公陳侯鄭伯在焉而晉魯之臣與之盟而無其譏蓋公孫敖內臣也春秋之法內臣可以盟外諸侯外大夫不可以盟公所以尊之而責之備內

之而要之至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春秋之法一時不雨則書陰陽之異而天地反常不可以不書逾年不雨而始書于經以見時君無憂民之心雖不雨之久而恬然無志於雨也穀梁以謂僖無雨而憂之故逾時而必志文無雨而不憂故歷時而不書此說是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春秋之法譏在祭事者斥言祭名譏在下事者但稱有事僖公之薨至是未及三年而文公以其主入廟而行大禘之禮與閔之二年吉禘于莊公月數正同而吉禘非禮又復相類在莊公之祭則譏禘而僖公之祭但曰大事蓋禘者審昭穆之祭而行之於三年喪畢之後文公之喪未畢而禘祭躋僖躋僖逆祀則非禘也禘所以審别昭穆而躋僖逆之逆祀不可曰禘而宗廟之祭惟禘為大聖人是以變吉禘之文而

曰大事也三年之喪未畢則祭未可以吉而太廟未可以禘閔公吉禘于莊公失禮於吉而禘祭太早譏吉譏禘則閔公之罪著矣文公失禮於吉禘而躋僖又甚焉躋僖不可以言禘而喪制之月未終未可以吉而吉其罪不明故特曰大事也定八年從祀先公不言禘者禘祭得禮不書而從祀為禮之變故特記之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書者皆非常也仲遂叔弓之卒不言有事則無以見變禮之因從祀先公禘祭

無譏而後書大事則厭於煩重且常事所不當書者
文公吉禘非禮而逆祀非禘若從而書曰吉禘于太
廟躋僖公則是禘禮可瀆而逆祀可以禘也惟變而
書之曰大事則所譏皆明而為法又遠聖人之旨微
哉公穀以謂大事則祫按祫之名未嘗經見孔子論
宗廟之祭惟禘為詳蓋禘者與祫同祭而異名諸儒
因其合羣廟之主而祭之故曰祫爾然則亦未可據
也左氏言鄭祖厲王按諸侯無祖天子之道鄭何得

祖厲王乎此說非也穀梁曰躋僖公先親而後祖按文公但以僖爲閔兄故躋之爾亦非躋於莊公之上也此說亦非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之禮婚禮之將成也文公納幣之時而猶在喪制之月春秋以其喪而謀婚故書以罪之也左氏之說范甯非之當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伐沈沈潰

沈者楚所與之國中國諸侯不忍楚之暴而侵漁諸夏也於是伐其所與之國將以懼之沈小國不勝而潰潰者其下奔亡之辭也暴中國者楚爾沈何罪乎春秋書之以諸侯為失所伐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春秋王臣不書卒書卒者皆譏之也人臣無外交之禮王臣之卒而赴告諸侯則是外交也春秋因其告

卒而書之以見其外交之罪左氏曰来赴弔如同盟禮也案翟泉之盟書王人爾安知其為王子虎乎禮不與其王臣而外交故書之爾謂之得禮非也公羊曰新使乎我也案春秋王臣使魯者豈少哉何獨王子虎書卒也穀梁曰以其求會葬夫會葬者叔服也若叔服名虎何會葬之時不言王子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尹氏劉卷卒亦王臣而書卒豈亦執重者乎三傳之說皆非也

雨螽于宋

雨自上而下者也螽不見其所從來自上而下衆多如雨而適在宋之四境故曰雨螽于宋也公羊以為死而墜左氏以為墜而死按經書之但以上而下故言雨爾亦不言其死不死也穀梁以為災甚故書按言雨螽則是災且為異也災雖甚安得虛加雨螽之文乎亦非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救患之道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晉爲天下彊國而主盟諸侯楚暴圍江且將滅之矣晉於是使其大夫帥師救之明年楚遂滅江則是晉師聲以救之而實不能助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春秋書逆女來多矣未有曰婦者逆而言婦則是成禮於彼也禮成於彼則逆之者公也不曰公焉不與公之成于齊也春秋夫人之至者必書於經婦姜書

逆而不書至不與其先配而後祖也夫人之至則告廟矣春秋非之故不書爾左氏以為御不行非禮也御雖不行何妨書逆女乎文公居喪而大夫納幣不容逆女而使微者也公羊以為娶乎大夫略之娶大夫者雖賤可略然稱之曰女又何傷乎三傳之説穀梁得之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成風僖公之妾母也妾母稱夫人則非禮矣而天王

含且賵之賵者覆也天王加賜死者謂之賵言若天之覆賵也賵人之妾母已為失禮况含乎含者臣子之職畢者之事先含後賵榮叔之來主於含而及行賵事也春秋一志之見其皆失禮矣公穀之意皆以一使而行二事為失禮故志之不知含賵之事皆以失禮故書爾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天王而會諸侯葬春秋猶譏之以為君弱臣强君葬

不會而臣則會之也成風妾爾天王使人含且賵之又會其葬其為非禮可知矣左氏以為禮也葬人妾母之借夫人者猶以為禮則何往而不為禮也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失禮非常則書之葬諸侯者不言某人如某國葬某禮也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失禮非常也古者太國不過三卿而諸侯之葬輒往一

御則國家之事無關乎故春秋之法葵諸侯使微者則無譏焉御行則譏之以為强者脅弱而弱者畏彊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春秋殺大夫之例自下殺之者稱人自君殺之者稱國襄公既卒新君方幼殺之者決非其君然經書之以君殺之為文葢公穀之說以為其君漏言而狐射姑殺之君漏言而處父見殺焉則殺之者君爾非身

弑之而以告言弑之弑之亦等爾亦何論君存君亡

乎二傳之說皆是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古者天子頒朔諸侯而藏之祖廟每月之首受朔於廟而告之國中遂行朝廟之禮焉所以尊正朔重天時也葢朝廟之禮為告月而設之月不告則廟不朝也文公怠於政事以閏月為歲之餘日忽棄而不告又不敢廢朝廟之禮猶往朝焉猶者可止之辭大者

不舉則細者可以已矣閏不告月則朝廟可已焉故曰猶朝于廟告月之禮廢於文公於是閏不告月至于十有六年而朔之不視凡四諸侯相因而告朔之禮殆廢而春秋不可勝譏故孔子但於其廢禮之始一正其法而誅之也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然則告朔之禮不行久矣而春秋所書獨文公焉又不曰始焉葢其後或行或廢不可勝書但一見之以為春秋之法也公羊曰

天無是月穀梁曰天子不以告朔二傳之意蓋皆以閏不告月為得禮按經書不告月猶朝于廟則告月大於朝廟而月無不告之禮也以閏為餘日月不當告則一月之事皆當廢乎二傳之說非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須句邾邑也僖二十二年魯嘗自邾取之中間不見邾人復取之迹於此再言取須句也然則須句嘗復屬邾矣而經不見之者聖人之意以須句本邾之地

魯恃其彊取之爾邾復得之為合禮於經無所譏故

不書也今再言魯取之則魯罪益可知也

遂城郚

郚內邑也因須句之師而城之故言遂爾伐國取邑

民已勞之又驅而城郚其視民為如何也

宋人殺其大夫

稱人以殺大夫自下殺之之辭也大夫不名史失之

也公羊曰宋三世無大夫非也左氏曰不稱名衆也

按殺三大夫者經猶書名何謂衆而不名乎又曰非其罪也按春秋見殺例皆罪之安得非罪則不名乎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按自下殺之故稱人爾何論有罪乎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秦與晉為世仇讎之國自殽之戰敗而數年之間兵交者四迭勝迭負殆無虛歲爾秦人之兵加晉而不已者以殽之戰未復也主殽之役者晉襄也晉襄且

存則秦之報猶有辭也晉襄死主晉國者嗣君也晉之嗣君何負於秦而秦乘其喪求與之戰也秦之仇雠固已易世晉之嗣君無罪可伐而幸其喪與之戰而敗之若秦者夷狄之不若也春秋是以狄之春秋之法外敗内則言戰夷狄外也中國内也秦夷狄行無罪而伐晉之喪雖幸而勝春秋所不與也書曰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與及邾人戰于升陘一例也秦夷狄也秦能敵晉則晉敗矣秦無勝晉之道雖幸勝

之不與其勝也故言戰而不言敗焉自是之後秦兵加晉則春秋狄之十年書曰秦伐晉十二年書曰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與易世而相讎也公羊曰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按春秋之間內敗而言戰者多矣豈是相敵而不書敗乎此說非也

晉先蔑奔秦

先蔑將晉之軍以與秦戰戰敗而奔是以不言出也公穀之說皆是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春秋書及某大夫盟者惟二例爾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旣及此晉大夫是也旣之盟齊襄被弒而無知見討小白在外而未入齊方無君齊之大夫不求盟以紓國之難則安危未可知於是權宜與公盟齊無君大夫盟公非大夫之罪是以不名而曰齊大夫也晉襄已葬靈公尚幼晉之大夫求盟諸侯以紹先君之業而諸侯皆會晉之嗣君幼不能盟則大夫權

宜而盟諸侯以大夫伉諸侯則有罪矣然不幸而值幼君則不可不假一時之權是以不名而曰晉大夫也春秋之法外臣而盟我君皆書名以見其罪不幸其國無君若無知之亂則齊之大夫得免焉大夫而盟諸侯亦書其名以見其罪不幸其君薨而嗣子少若靈公之在抱則晉之大夫得免焉舍是二者未有不得罪於春秋者矣春秋之法前目後凡扈之盟不序而前無所見以晉之大夫不名不以諸侯之序而

敵一大夫也春秋通晉大夫之得盟諸侯是以不列諸侯之爵也左氏曰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按公實不至當言公不與盟何與諸侯之序不序也公羊曰公失序也按公失序而不及會當不見公亦不與諸侯之不序穀梁曰略之也按為公諱而略之當言諸侯盟不得曰公會三傳之說皆非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

于暴

盟于衡雍盟于暴一公子遂爾壬午乙酉四日爾公子遂一人相去四日之間而行二事於經可以言遂也然不曰遂者衡雍之盟與暴之盟皆受命於其君而後行事非繼事之謂是以不曰遂也左氏曰公子遂珍之也按公子遂實遂事於經當曰遂會雒戎經不言遂何以見珍之之意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大夫受命而出雖有疾不復還死則以尸將事春秋
內大夫受命出境不至而還者二焉公子遂如齊至
黃乃復辛巳仲遂卒于垂公子遂以疾還春秋罪其
受命而不死于外故曰至黃乃復公孫敖受命弔天
王之喪不至而復廢君命當誅而文公不能誅之丙
戌之日遂奔莒如京師重於如齊弔喪重於時聘無
故重於有疾公子遂罪之輕者猶在可誅之域公孫
敖三罪俱重而文公容之至於外奔則文公與有罪

焉公子遂至黄則記其地公孫敖不至京師則不書所至之名如齊而至黄可以記至之遠近如京師而不至其所而不致命焉猶不至也公子遂之罪重於遠近公子敖之罪重於京師重於遠近者可以地言重於京師者斷於不至此所以或地而或不地也自内而奔者例皆書出敖之奔不言出不由魯出也公羊曰不可使往榖梁曰未如也二傳之意蓋皆曰公孫敖實未嘗行也按經書如京師不至而復安得未

嘗行乎二傳之說皆非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春秋大夫之見殺出奔者多矣未有以官書者而宋之大夫二人皆以官書爲大夫而見殺亦無足善矣然司馬死其官爲大夫而出奔則亦有罪矣然司城免於禍宋昭公之亂其國司馬爲其下殺之而不知司城致其官去而不悟其爲闇亂如何也故子哀之奔稱字華孫之盟稱官此數人者非聖人進之以其

立汙君之朝而處之不失其道也故司馬見殺司城子哀來奔而宋人弑其君矣然則死之與去之者皆得其宜也公羊曰宋無大夫非也穀梁曰無君之辭

按近甚而不切爾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春秋書求者三皆譏之也天王崩喪事不具而求金於魯魯為人臣而使君父有求於已焉魯之罪可知矣毛伯之來不稱王使者天王在喪未出命令而國

決於冢宰

夫人姜氏如齊

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書者皆非常也婦人之禮惟父母在得歸寧父母歿雖凡弟不往也夫人姜氏如齊謂之歸寧則法不當書書之者以其不當歸而歸也

三傳無説至明故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春秋天王書葬者五君往者三臣往者二公往者不

書公如京師常事得禮法當畧也臣往者悉書其人以為天王之喪君不自往而使臣焉則是無君父之恩而廢臣子之禮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是天王之尊下同於列國而大夫之往無間於天王也用見周道衰而魯不臣矣公羊曰王者不書葬案春秋書葬而不言其人者三皆公自往也公往葬則記之何謂不書葬乎又曰不及時書過時書案時與不時何與於魯惟其往不往則為魯事

爾又曰我有往者則書公羊之說惟此一言合春秋之義穀梁曰天子志崩不志葬按周告崩則書崩魯會葬則書葬穀梁之說皆非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自齊還而告至於廟故書至爾穀梁以為病文公按夫人與君敵禮其稱小君為宗廟之主反而告至蓋當然爾何謂罕以尊致乎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春秋殺大夫例有殺兩大夫三大夫而不相及者蓋其罪無所累而見殺之迹同不可以及言也殺兩大夫而言及者惟三例爾公子瑕見立於元咺咺死則公子瑕死瑕見殺由於元咺故曰及公子瑕也晉之士穀箕鄭父陳之慶虎慶寅傳載之不詳然考之經意蓋皆累而及之者也穀梁曰鄭父累也按經所書之意乃是士穀累鄭父爾此說非

楚人伐鄭

楚自齊威之興屢與齊爭而加兵於鄭葵丘之會鄭始叛楚而附齊楚亦畏齊之彊不敢加兵於鄭也鄭恃齊之援者十五年齊威既沒鄭不自安復去中國而從楚晉文敗楚於城濮鄭伯復從晉文踐土之盟楚畏晉又不敢與爭鄭鄭恃晉以安者又十五年至是晉文死楚復伐鄭矣威文之功亦何足道哉然天下諸侯恃之以無夷狄之恐者三十餘年威文沒荆蠻入侵中國而諸侯騷然無寧歲矣春秋一切著之

用見中國之衰而荊蠻之盛也

九月癸酉地震

地靜而不動者也動則為異矣春秋書之曰地震非所震而震也後世之為史者其記地震之異必曰地震于某然春秋曰地震也不曰于某也蓋聖人之意曰地當靜而反動則天下之靜者必有反其常者矣地一震動則其異應於天下不止於一方安得曰于某也春秋記地震者五未嘗曰于某蓋聖人之意欲

大其異於天下也明矣

冬楚子使椒來聘

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不言君使又不言其臣之名荆時尚微春秋欲中國早為之禦不使之浸盛而侵漁中國也於是來聘君稱爵臣稱名非楚能自同於中國也所以見中國之微而夷狄之盛聘問往來華夷一爾椒之不稱氏未氏者也與鄭伯使宛來歸祊同爾公羊曰始有大夫穀梁曰以其來我褒之

是皆不知孔子傷中國之意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成風者僖公之妾母也僣稱夫人而春秋書葬書薨天王賵且含之又會其葬葢皆用夫人之禮矣於是秦人歸襚而成風之事於此不復見經矣聖人是以正其法曰僖公成風猶曰成風之所以為夫人者以其子僖公之失禮矣仲子係之惠公失禮者惠公也成風係之僖公失禮者僖公也仲子從夫成風從子

以夫禮者為從也成風之甍至是六年而秦人始歸其禭盖亦不及事矣禭之所以送死者而成風已葬禭將焉用乎秦人不稱君使者以其送死不及於事而生不中於禮因其僻陋之俗賤而略之也左氏曰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按春秋一言係於懲勸得以舊好而書之者乎公羊曰兼之非禮按禭成風一人爾安得兼乎假令兼之不應以子先母也穀梁曰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按秦人來歸

樾乃是欲與魯通好而為禮方將結好以交其驩不應殺去夫人之禮而以妾母為辭也是時天王賵含會葬皆備夫人之禮秦豈獨能弗夫人乎弗夫人者由於天子不由於秦人也穀梁之說非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

秦自令狐之戰春秋狄之以其易世而相讎也於是秦伐晉不稱其人但曰秦者狄之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王臣也天王新立求親諸侯而其臣下盟於魯不自往而使微者盟焉書曰及蘇子盟于女栗内之惡可知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楚蔡之次將以侵伐諸侯而侵伐之迹不見於經則是欲為而不敢也楚之入中國久矣會盟侵伐當稱楚人君臣同辭以賤之厥貉之次遂稱楚子而明年伐麇又以爵書葢自是楚與中國等矣楚南蠻而中

國與之等則外裔益彊而中國益衰也明矣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齊與魯相比之國也狄既侵齊而復加兵於魯叔孫得臣與之戰而敗之不曰戰者內勝之辭也叔孫得臣不言師師將尊而師少也三傳之說皆以為長狄凡弟三人而叔孫得臣敗其二人而言敗大夫之辭

也按經之所書惟曰敗狄而狄之未敗又嘗侵齊夫狄以徒衆侵魯魯能敗之亦不以一人而言敗也或者長狄為將其幹軀有以異於人故三傳因之以生此說然其事不少槩見於經豈謂怪力亂神則孔子不復語耶

十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春秋之法諸侯失地則名未有失地而不名者郕伯來奔獨不書名左氏之說以為公以諸侯逆之故不

書名若郕伯父死不葬以地來奔而春秋書為郕伯則寵其能叛也何以示勸戒乎公羊之說以為兄弟之辭曹衛之君皆魯兄弟而奔輒書名何謂兄弟則不名乎此當從孫明復之說莊八年郕降於齊師則是郕入齊為附庸久矣於是郕逼於齊不安其國而來奔於魯春秋欲重其逼者之罪是以不名郕伯也郕伯非無罪也以廹之者其罪重不得不殺郕伯之名以見之也左氏公羊之說非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子叔姬者我文公之女也許嫁而卒故曰子叔姬卒左氏之經作叔姬卒以為杞伯來朝之故於是卒不言杞絶也按趙子曰左氏此傳當在成八年杞叔姬卒明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經不載之載於此者誤也蓋左氏經無子字故誤之爾趙子之說是也公穀皆以為公之姊妹按若公之姊妹則不當書子經曰子叔姬則不可謂非公之子也

秦伯使術來聘

術不言氏失氏者也鄭宛楚椒一例爾公羊以謂賢其能變故書大夫按秦本非夷狄春秋因其入鄭敗于殽令狐河曲之戰醜而狄之爾若其本國自從諸侯例褒貶爾賢其變公羊殆失之矣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晉易世之讎而猶戰伐不已春秋罪之令狐之戰伐晉之役皆外秦於夷狄非春秋内晉而外秦也以

主兵者秦受伐者晉不得不狄秦而護晉也春秋以見伐者為主河曲之戰主晉於上而不言及考之傳則秦伐晉而已晉追秦而與戰秦晉交為兵主不可以晉及秦也春秋雖外秦於夷狄而不言晉敗然亦罪晉交為兵主而不言及秦所以原情定罪而見輕重也公羊曰不言師敗績敵也按公羊不知春秋狄秦之義故為此說爾穀梁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二國之戰雖亟春秋獨不辨其主兵乎兵

然所主則輕重何以見之此益不見事之本末故苟為之説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篨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

大公為宗廟之主以主其先祖之祀大室不修而至于壊其為不敬大矣三傳之説穀梁為優乎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沓之會公已去魯而未至于晉左氏謂請平于晉益

公將如晉而衛侯因公以結晉好故會公于沓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棐之會公已去晉而未至于魯經書還自晉者所以見公會鄭伯于道也春秋之例事畢而非其志者曰還事未畢而遂反曰復公自晉還將至于魯而鄭伯會公如晉之事已畢而會鄭伯非公之志故曰還也公羊曰還善辭也按王法諸侯無事出境皆有罪況奔走會盟乎公一如晉而會鄭衛之君皆王法所不

容者何足善乎穀梁曰還者事未畢自晉還事畢穀梁還復之例正自顛倒宜趙子非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星孛之異經書之者三而皆曰有者不宜有之辭且不知其孛者何星闕所不知也大辰東方不曰入而

北斗曰入者不全孛北斗而但入其魁中爾公穀之說皆是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孟子曰諸侯能薦人於天子而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能使人為諸侯者惟天子爾晉與邾俱諸侯也就令邾國無君亦必薦之天子天子立之則立之矣晉以捷菑已國之出志欲立之乃使其臣帥師而納於邾而邾已立君捷菑於義不當立弗克納之而反

邾子蘧蒢卒於去年之夏晉納捷菑於今年之秋踰年而後納之則已立君必矣捷菑義不當立而晉人必欲立之至邾而後不克納不曰伐邾未嘗伐之未嘗伐邾而弗克納言非伐而弗克也義弗克爾義未克而知反蓋可善也然春秋書曰晉人焉此其微意也春秋之義可責者責之不可責者不責之春秋納諸侯者五蓋皆書其君與其臣之帥師也公子伐齊納子糾楚子圍陳納頓子于頓齊高帥師納北燕伯

于陽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不書其君即書其臣未有貶之曰人者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非其君則臣也然而不書其名而曰人者豈以晉人知捷菑之不可納畏義而反不敢以兵加邾焉為可責而責之歟用兵者多矣齊威之師則貶之納君者多矣晉弗克納則貶之可責者然後責之也左氏曰趙盾公羊曰郤缺也穀梁曰郤克也是皆不知孔子貶之之意故妄言其人爾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春秋内大夫出奔則不書卒蓋奔者絶於其國而後往也公孫敖奔莒者也而卒特書之蓋以明年齊歸其喪故録其卒所以將有其末不得不録其本也穀梁曰為受其喪不可不卒是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春秋未逾年之君稱子者人子之心不忍有變於中年也齊侯潘卒於五月而舍見弑於九月未逾年也

不曰子而曰君者商人之弒弒成君也人子之心則未逾年而稱子國人弒君則未逾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辯君臣之分而防簒弒之禍也穀梁曰舍之不日未成為君也按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又商人之弒書曰弒君安得未成君乎

宋子哀來奔

春秋出奔之大夫未有以字書之者而子哀之奔特書其字考經之所載又明年宋弒其君而左氏記其

事以為不義宋公而出奔然則子哀見其國之將亂不忍食其禄而無救其禍於是違而去之春秋以為得去就之分故賢而字之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商人弑其君舍魯於是使單伯往請之商人執單伯執子叔姬不言及者非單伯累之齊人自執子叔姬爾然則商人既弑其君又執魯使又執其君之母其罪不可勝誅也左氏以單

伯為王卿士按明年書單伯至自齊末有王臣而魯史書至者此蓋不知單伯魯之王命大夫故字而不名爾公羊之說蓋又鄙惡之甚

十有五年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春秋外臣來盟而不言君使者皆善之也楚屈完來盟召陵遂卻諸侯之師齊高子來盟遂寧魯難屈完高子皆受君命而來春秋嘉其得專使之宜故不言君使以起其善司馬華孫者其君昏亂國事廢弛而

賢臣外奔華孫懼鄰國諸侯因其間隙而侵伐之於是不由君命權宜來盟以紓其國之難春秋以其實不受命於君不可稱君使又其憂國而舉職異於高子屈完特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見其憂國之難乃其職事之所當為者不可以矯命罪之也春秋大夫之見于經者多矣其官舉者三人焉又皆在昭公之時也豈非禍亂之際則節義之士有以顯名於後歟左氏曰其官皆從又曰司馬華孫貴之也盟會而備

其官何足善乎不責其善而取其威儀之備聖人之意殆不然也穀梁曰無君之辭也穀梁之意近之但未精爾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奔大夫齊人歸其喪故志之爾為大夫而出奔則絶於其國生絶之死反其喪葬之義也使齊歸之非義也不言來者魯之臣非自外至者也公羊曰內辭是也

單伯至自齊

單伯見執於齊而釋之歸魯也無罪見執釋之而告于廟故書曰單伯至自齊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春秋之義前目後凡扈之盟前無所目而不序諸侯者所以罪文公之怠於政也盟會之事雖王法所當誅而春秋之時伯主持之以號令天下從之者安不從者危文公怠於國政不務安其國家而諸侯盟會

不能與焉至於齊師再侵其鄙書曰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所以見諸侯之大會而公獨不與齊師再侵而外無所救也左氏曰公不與諸君恶也按書諸侯所以見公之意隨何謂諱乎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春秋内女之大歸者以自歸為文言其婦道不脩自絶於其夫之國也鄭伯姬杞伯姬是也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商人弑舍而自立不容子叔姬之在其

國也執單伯執子叔姬既殺其子又執其母義不忍殺之而大歸於魯也春秋原其情而書之曰齊人來歸子叔姬非叔姬絕之也齊人絕之爾與郯伯姬杞叔姬異矣左氏以叔姬為齊君舍之母其說是也而以單伯為王臣於其歸叔姬又曰王故也蓋因單伯而致誤也公穀之說皆以叔姬為有罪者考尋經文當以左氏為定方單伯之如齊齊已有弒君之難齊方有難單伯送女將安歸乎不容犯難而致女也蓋

如齊之行為請叔姬爾若單伯叔姬實有為惡之迹則經書其執當以累及為文據經文兩執之乃是叔姬因單伯之請而見執二傳之說殊不近人情矣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春秋伐國者多矣未有曰入其郛者郛者郭也伐之為已甚矣况入其郛乎春秋甚之故曰入郛公羊曰動我也按齊自入曹之郛爾何謂動我乎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大國世為盟主其彊有素矣文公不自量其力而使大夫往盟其君齊侯畀之不盟書曰齊侯弗及盟者所以見魯之罪也鄭伯逃盟主以從楚而春秋罪之書曰鄭伯逃歸不盟魯以弱小之國邀盟彊齊而使臣以往卒之齊侯弗及盟非不能盟也弗及我大夫盟爾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視朔之禮所以敬天時尊君命令國人也一月廢之

不可況四不視朔乎然則文公怠政慢上可知矣孔子在定哀之時不欲去告朔之羊以存其禮定哀之間固嘗有不視朔者矣然經不書之視朔之禮廢自文公焉又不曰始不視朔亦或行而或廢也左氏公羊皆以為文公有疾廢之按孔子春秋皆曲盡人情之難言者昭公在乾侯時而告朔朝廟之禮不行於魯故經於一歲之首必曰公在乾侯所以見昭公之在外雖欲行之而勢不可得也文公實有疾不能行

則孔子當怒之如昭公之乾侯也何為獨深罪之蓋

其可行而不行故詳誅之爾穀梁之說其最精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齊侯拒季孫行父於陽穀而盟公子遂於郪丘豈非

幣重而禮卑歟然文公安然於魯區區使其大夫重

幣以盟之亦未免有罪也

毀泉臺

毀者全除之與隳異也泉臺之設先公游觀之所而

勞民力以為之文公以為非而必毀之也先君為之是而毀之是毀先君之美也為之非而毀之是暴先君之惡也文公之毀泉臺其必有一於此矣三傳之說公羊最為得之

宋人弑其君杵臼

弑君稱人賤者弑君之辭也左氏曰君無道也君雖無道臣不可以不臣君無道而臣弑之則是有可弑之君而教人以逆也公羊曰賤者窮諸人此說是

十有七年諸侯會于扈

文公怠於國政而使其大夫會盟彊國諸侯之盟公不與之以求安其國家而肆然受諸侯之來討至於無所救而土疆以削人民以傷書曰諸侯會于扈罪公之不與也左氏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按春秋魯史惟魯事為詳諸侯自盟而無功何與魯事而記之乎春秋不如是之煩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人君之薨必於路寢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

又甚焉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商人弒君之賊也齊人殺之不以討賊書者殺商人

者又以其私非討賊也春秋之義雖弒君大惡之人

殺之必正其罪然後許之不討其罪而又以其私則

亦曰殺君也所以原情定罪而大為之防歟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魯小國大夫有幾而兩大夫同時如齊國家之事無乃缺歟左氏以為惠公立且拜葬然則以二事行也以二事當再言如齊經一書之安知其為二事乎穀梁以為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按副介者不當見經就令同倫所譏亦淺爾惟其非禮故書之何用曲為之説也

冬十月子卒

子卒不地見殺者也不名之文公已葬無所名也春

秋未逾年之君書卒者三二子野正卒亦不書地趙子疑經缺之亦恐然爾公穀皆以日不日為斷聖人之意豈其然與蓋亦可疑爾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子亦見弑宣公立夫人姜氏不安于魯而大歸于齊聖人書之曰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然則宣公之弑不亦明歟

春秋經解卷七

春秋經解卷八

宋 孫覺 撰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威公弑隱公而立春秋月而不王以罪天王不能誅之而使弑君大惡之人肆於民上十八年之久也宣公弑子赤而立其罪同於威春秋書月書王不罪天

王之不討者非赦之也天下無王自平王而下也至於威公王道之不行未久有王者興赫然而行其道則威公在可誅之域不於在位當於其將終竟威公之死天王不能誅之聖人不忍周道之衰而弑君者得志也一十八年之間書王者四終始反覆欲其見討而竟不能聖人不忍焉於是月而不王以為法於萬世至於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天下之王不可無於一日而百餘年間王道不行亂臣賊子接

迹而起而王者未嘗誅之非天下之無王何至是也宣公弒子赤而自立王道之行在所先誅而即位晏然無所忌憚春秋於其即位之月則書王以明王道之行不容臧熄故特鄭重而書曰王爾春秋於威宣之惡非偏有輕重以威公之時猶可望而宣公之時竟無王也王猶可望則可以待王之誅後竟無王於是書王以討也春秋之法弒君賊討則書葬世子弒君則不待討賊而書葬以為葬者臣子之事世子弒

君則無望於臣子矣威公則不書王以謂待天王之討也王道益衰亂臣賊子滋起宣公弑君而書王以為無望於天王也無望於臣子則世子弑君而書葬無望於天王則宣公弑立而書王無所望者不復望之此春秋之法也趙子之徒謂不去王者宣公本不同謀故異於威公也按經繼弑而書即位何謂不與弑乎非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宣公弑子赤而立又在文公之喪也乃遂使大夫逆女于齊書逆書至所以見弑君之人得志而在位則無所不至也居喪而停大夫逆女皆非禮之大者而經無異辭不待貶絶而罪惡可見矣公子遂不再言公子者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公羊之説是也左氏以為尊君命尊夫人蓋失之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流之也書曰放驩兜於崇山是也大夫者人君任

以治國家者也古者諸侯大夫命于天子大夫有罪則請於天子天子命殺之可放之可春秋之於諸侯未嘗請於天子專命之專殺之專放之也君遇臣以禮臣有罪而去猶使人道之出疆三年而後收其田里況無罪乎春秋書曰放其大夫罪其命之專放之無禮也論語曰君子翔而後集色斯舉矣為大夫而見放焉則亦非賢者矣公羊曰近正也察經書國而不書其君不與其專放大夫也經不與之安得曰近

正穀梁曰稱國以放放無罪也按書放者皆有罪爾稱人自為與其下為别也安得以稱國而見其無罪乎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濟西之田齊人取之蓋有罪矣然三傳皆以為賂齊而賂齊之惡經無所見蓋宣公弒君罪大當誅而齊為伯主不能討與公婚姻與公盟會再受其臣之聘又取其田蓋皆於數月之間也齊侯之罪隱而難見

故明書取田以著其罪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取鄆獨書以爵是時昭公見逐於季孫而寓於齊齊侯以義取魯之鄆以居昭公春秋以其取不為已得伯主之義特書曰齊侯舍是而取田邑者皆貶曰人齊人取濟西田是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陳宋附晉而見侵於楚趙盾帥師救之不曰救宋者
侵宋已去而陳方受侵也諸侯伐鄭討陳見侵之後
而會晉師不言趙盾者前目後凡也公羊以為君不
會大夫按春秋諸侯會大夫亦多矣此例不通穀梁
以為大趙盾之事按經言會晉師而没去趙盾之名
乃是賤爾何謂大乎蓋公穀不知春秋省文之義故
妄為之說爾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之地未嘗見經於此始書焉左氏以崇爲秦所與之國侵崇所以求成於秦事雖不見於經然以崇爲國則與經相近公羊以崇爲柳柳爲天子之邑若晉師侵天子之邑其罪甚重於經當有異文左氏穀梁皆作崇公羊未可據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華元帥敗而身見獲春秋書之蓋罪之也華元爲政

於宋不能使冦雠之不來而穀梁以謂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按春秋師敗而至于見獲皆先言敗而後言獲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齊師敗績獲齊國夏是也何獨華元則以三軍敵之穀梁之說非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晉趙盾許世子止聖人以弑君書之而三家之傳與後之說者說皆不同蓋皆不知孔子之意三傳之說

以爲盾不弑君弑君者趙穿也孔子加趙盾以弑君之罪者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也許世子未嘗弑君而止不嘗藥父飲止藥而死也後之說者以爲學當據經經書晉趙盾弑君則盾也非趙穿書許世子止弑君則止也非不嘗藥也從三傳之說則是二子無心於弑而孔子妄加之罪也從後人之說則二子實親弑君而三家妄傳也是皆不見孔子之意夫趙盾之爲大夫於晉其執政之久且專如此靈公無道而

欲殺盾者數矣族人弒君而盾反不討又與之並立於朝然則弒君者誰與盾也若盾者蓋陰弒其君而陽逃其迹實行其計而穿受其名者也盾執政之久其賢聞於國人而靈公無道滋欲殺之盾出奔未遠而其族人秉國人之不悅而弒之盾反討賊猶未免也況不討乎春秋弒君者多矣不必其身弒之他人弒之而已受其福者孔子皆以弒賊誅之不論其同謀不同謀也弒隱公者公子翬也威公被弒君之罪

殺子赤者公子遂也而宣公受弑君之名必待親弑
然後罪之則姦臣賊子得以計免而庸愚無知者常
當其實許世子止進藥於父而不嘗也父飲藥以死
藥不可以妄進進不容於誤也而止以藥弑其父安
知止心不欲弑也若止者蓋亦幸而得不嘗藥之名
也由孔子以觀之則曰止弑其君矣然而後之說者
則曰不討賊不嘗藥其罪輕於弑君孔子不應以不
討賊不嘗藥之人而加之弑君之罪不知孔子原情

定罪而罪當其人爾弒君者趙穿而欲弒者盾也盾不欲弒何為不討𡲾公不討公子翬而隱不書葬宣公不討公子遂而繼書即位盾不討穿而經書弒君蓋一例耳何獨至盾而疑之乎殺人者或以刃或以梃或以藥或以饑四者雖異而同歸於死春秋弒君二十有四亦不皆以刃也何獨至止而疑之乎春秋書盾止之弒而三子者論其情或恕或不恕此自三子之見爾安可以三子之異而廢春秋之公法哉如三子亦不能

造虛於盾止之事也然如左氏曰惜也出境乃免弑君之惡天下無所容而逃出其境輒免之何其無法之甚也公羊曰親弑君者趙穿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盾不討賊迹其心乃欲弑者也何謂加之乎又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春秋之法世子弑君不待討賊而書葬蔡世子般弑其君而葬景公是也何獨至止而曰不成于弑乎穀梁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見孝子之至若盾止者君弑不討

賊進樂而父死蓋大惡之人也何謂忠孝之小不至乎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魯諸侯郊不敢並天子之時而殺從於二月十一月而養牛三月在滌之禮也郊牛之口傷不書所以傷之牛自傷也改卜牛牛死異也不郊而望望所以因郊也不郊矣安用望乎

猶者可以已也

葬匡王

正王之葬不書所以往者宣公自往也古者諸侯即位必朝天子宣公之立未甞如京師因其葬正王也一往會葬而且朝焉春秋常事不書公如京師葬天王事之常者故不書爾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春秋之義大和平而惡侵伐侵伐必正其主兵之名和平則曰人而已以明舉國皆欲之也公及齊侯平二國之怨而莒獨不從書曰莒人不肯蓋徵之也春秋平者曰人不肯者亦曰人所以書入則同而褒貶則異矣公以大國之義平小國之怨耻已大矣又伐之而取其邑莒人不肯則有罪矣伐之而取其邑不亦甚乎春秋之義不以有功沒其過不以不正治人之邪楚人殺陳夏徵舒則為義入陳則無道矣平莒

及鄭則近正伐莒取向則有罪矣所謂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也公羊曰其言不肯辭取向也莒雖不肯平鄭而公取向罪可辭乎穀梁曰伐莒義兵也平莒可以為義伐之安得義乎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按左氏以為歸生懼從而弑君實弑者公子宋也春秋三傳之法弑君者以與謀為首公子宋謀之歸生從之歸生則有罪矣然公子宋何以免乎又曰弑君

稱君君無道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奈何君無道則臣得弒之傷教害義之甚者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人臣無外交齊高固踰境而婚春秋罪之不曰逆女而曰逆叔姬者所以別大夫之自逆且禮所當畧穀梁曰不與夫人之稱大夫外交誠有罪矣不與其稱有何義乎左氏曰卿自逆是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子叔姬之歸寧義不當書春秋以高固外交故見高固之來與子叔姬偕也左氏曰來反馬也若反馬常事又何書乎穀梁曰不使得歸之意若高固受命來聘當先書來聘乃曰及子叔姬來經一書之足明非聘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春秋之法將尊師少稱將趙盾孫免晉衛之大夫而所將之衆少故不稱師師也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良夫自外而至故書曰來不書其所與之人我之敵者也穀梁曰來盟前定也按但書其自外爾安知其前定乎又曰以國與之按盟不言我之敵者以國與之有何義乎

夏公會齊侯伐萊

春秋內為志曰及外為志曰會伐萊之役主於齊侯而公往會之左氏以與謀不與謀為别意則近之而

義未精爾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公子遂至黄乃復而卒于垂復蓋有疾而復亦可矜也而春秋書之罪其受命而不死于外復者不當復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仲遂弑君之賊於經不當書卒而經書其卒又責宣公之盡禮者蓋仲遂雖弑君之賊宣公以弑賊討之

則罪無所逃矣既任之為大夫則當盡遇臣之禮里克弒二君而夷吾殺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不言討賊也蓋謂夷吾殺之不以義而以己私里克雖有罪當討而夷吾殺之無道是以書殺大夫公子遂之罪當誅而宣公恃之即位國内之事皆使專焉常任之為大夫則不可不盡大夫之禮卒而猶繹萬入去籥蓋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猶者可以已之辭籥有聲者徹則萬無聲者將焉用乎三傳之說公

羊最得之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喪事有進而無退葬必有雨備爾不為雨止也雨不克葬可以克而不克也孔子葬其母雨壞其墓門人脩之而孔子不樂老聃助葬日食而止其柩既明而後行曰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患孔子葬母則墓不為脩老聃助葬柩以日食而止蓋雨則常有可以前

備而日食非常不可預知也然則春秋書之蓋譏之
也左氏以為禮而公羊無譏皆失之矣穀梁曰喪不
以意蓋孔子之意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
侯伐萊秋取根牟
根牟者邑名也春秋之法本魯田邑而魯復取之者
不以國繫之明本我田邑也取濟西取汶陽取鄟取
鄟是也公羊以根牟為邾邑春秋不係之邾者以亟

數而諱之也此蓋公羊不知根牟本魯邑嘗為邾取去而魯復得之故不係邾也謂之諱亟有何義乎

辛酉晉侯黒臀卒于扈

春秋諸侯卒皆不地外事則畧也卒于外者八書地者三晉侯卒于扈鄭伯卒于鄵宋公卒于曲棘不言于師于會而以地言者在其封内也人君之卒必于正寢而諸侯非王命奔走于外以死國事無所寄託而宗社危殆者必謹志之晉鄭宋之君皆卒于封内

而春秋猶罪之者罪其不卒于正寢也卒于封內者書地卒于會者書會卒于師者書師以地為重則于會于師又可知也公羊曰未出地故不言會此說是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春秋大夫之見殺者不以有罪無罪皆書之以其事無禮之君不能去而又死之也泄冶之事見於左氏穀梁皆以為諫其君不聽而君殺之也如陳靈公之

惡蓋桀紂有所不為而泄冶事之久不能格其非心至其惡積而醜穢聞於人也然後從而諫之亦已晚矣泄冶得為臣之道當使其君不至於惡君為惡而不從其言則去之奚至於殺其身乎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然則泄冶見殺而陳靈不免於弑冶之殺身何所成哉此春秋書之所以與諸侯之大夫無異辭也左氏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如泄冶之死蓋不善立辟矣泄冶而能立辟則必不終陳靈之仕惟

其不立是以見殺焉詩人之言非泄冶之謂穀梁曰使國聞之則猶可如陳靈之惡當言其決不可安得曰猶可乎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宣公弑立懼齊見討而求婚於齊又以濟西之田賂之齊人以公服從而受制也於是復以其田還我齊取之未久而復歸之可以知我田也然而必曰我者濟西之田魯不能皆有之特言我以别之也公羊曰

其實未之齊也按元年書齊取之何得曰未之乎

齊崔氏出奔衛

春秋書氏者皆譏世卿也春秋世卿多矣而尹氏書卒崔氏書奔蓋聖人於世卿之中擇其尤殭而為害之深者以為後世戒也隱三年書尹氏卒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又三年書曰尹氏以立子朝奔楚自隱至昭二百年矣而尹氏世執周政故有子朝之難而専廢立之權也宣十年書齊崔氏出奔衛至

襄二十五年書齊崔杼弑其君光自宣至襄五十餘年矣崔氏世齊大夫故卒有弑君之禍也春秋之國莫尊於周莫覊於齊而周齊世卿卒造大禍世卿之為害可知矣故聖人特書其尤著而易知者以為之戒也左氏曰書曰崔氏非其罪矣告以族不以名按書崔氏譏世卿爾何言非罪乎假令以族告魯孔子焉得不加考正而遂書之耶穀梁曰舉族而出之辭何休非之曰可以尹氏卒復以謂舉族死乎三傳之

說公羊得之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春秋天王之大夫則字而不名所以尊天王之命而異於諸侯之大夫王季子者天王之大夫字而不名爾公羊曰母弟也按春秋要辯尊卑之分何獨母弟則貴之乎

饑

春秋書大水而冬書饑大水災之嘉穀不成而歲亾

也經書無麥苗大無麥禾而不言饑它穀或收不全饑也言饑則是五穀無收而舉國饑乏也公羊曰以重書是也

十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春秋内中國外裔欑函之會殊會狄人者所以同晉於内而離狄於外也穀梁曰不言及外狄也按經若不外狄當書晉侯狄人會于欑函亦無言及之理安

得以不言及為外狄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陳夏徵舒弒君之賊春秋許其討之故曰楚人也春秋之義弒君之賊人人皆得殺之殺之者雖諸侯雖大夫雖國人雖夷狄必皆曰人也陳佗殺太子免而立蔡殺之則曰蔡人殺陳佗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楚人殺之則曰楚人殺陳夏徵舒蓋聖人欲以杜簒弒之漸而廣忠孝之路也公羊曰稱人者貶其外討

也按稱楚人乃是進之何謂貶乎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楚子夷狄之君因陳之亂討陳之弒賊春秋以其得中國之義書曰楚人楚子既討其賊則為陳立君而去可也乃秉其亂以兵入陳而遂將有之又納靈公同惡之人春秋貶之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見其為義不終而濟之以亂也徵舒弒賊討而殺之則進之二人亂臣入而納之則貶之蓋春秋

之法不以一善掩其終身之醜不以有罪廢其常行

之義輕重與奪惟其事之所在爾左氏曰書有禮也

按經乃是貶納惡人何謂有禮乎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春秋之義弒君賊討則書葬以爲爲人臣子而君父

見弒焉則罪已大矣弒君之賊能即討之則臣子之

責亦足少恕而君父之讎亦有時而已也賊不討則

雖葬而不書以爲臣子之義君父見弒於人又縱而

不討葬雖葬猶不葬也陳靈見弑於夏徵舒陳之臣子不能討賊而楚人殺之至是二十餘月而始書其葬不以罪陳之臣子者以為臣子之責主於討賊賊已討則陳之臣子亦已免矣蓋春秋之義有不可責而不責之者魯威見弑於齊侯齊彊國魯之臣子力不能討則不待討賊而書葬陳之臣子雖不討賊而楚已討之故書葬所以盡人情之難言不責其必不能也公羊謂之君子辭蓋得之矣

夏六月乙夘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春秋之義内大夫可以及外諸侯外大夫不可以及我公所以尊内而殺外也中國之大夫可以及夷狄之君夷狄之大夫不可以及中國之諸侯所以内中國而外夷狄也外大夫及我公行事則殺而稱人蜀之盟伐衛伐徐之會是也夷狄之大夫及中國之諸侯則殺而稱人泓之戰城濮柏舉之敗是也内大夫可以及諸侯單伯會諸侯于鄄是也中國之大夫可

以及夷狄之君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是也春秋之義以為不内中國不足以責治道之詳不外夷狄不足以杜侵陵之漸也公羊曰稱名氏以敵楚子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按經書林父以敵楚子則是不與楚子爾何得曰不與晉乎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是時楚子圍宋而釋之不與之盟而平宋必不敢使

微者然經書之槩皆曰人春秋之義和平而不相侵害則是舉國之人皆欲之雖晉楚之君釋憾而平然二國之人欲之故不言其君而言人公羊以為貶之

按春秋罪侵伐而大和平和平者貶則侵伐為可善乎失之矣穀梁以為上下欲之是也

六月癸夘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者赤狄之別種也潞氏國滅而以嬰兒歸書滅書名蓋罪晉也春秋之義夷狄無貶而嬰兒貶之名

焉以晉之滅名之也晉中國也而較重輕於潞氏潞氏亦狄也何足校哉潞氏之罪在可滅而晉滅之專猶有罪也潞氏之罪在不可滅而晉滅之則晉亦狄也以狄滅狄潞子安得不名乎楚子滅夔以夔子歸亦不足名也晉中國也潞夷狄也晉滅赤狄而嬰兒名焉同嬰兒於中國所以一中國於外域也公羊曰潞子之為善穀梁曰嬰兒賢皆不見春秋之意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春秋有書王子突王子虎者矣未嘗曰王某子也而札子特異焉公羊以為長庶之號別長庶者當言伯仲叔季亦未有曰某子杜預疑經之倒蓋恐然矣殺召伯毛伯不由王命而王子殺之天子之政如何也穀梁以為君不君臣不臣蓋得之矣

初稅畝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此言稅則非助出也至孟子時天下皆稅畆矣故使之復助也井田之法有公田

有私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官取其公民取其私商謂之助而周謂之徹也故私田雖善而公田不善官不以其善而取之不善而不取也惟公私為之別焉至宣公之時患公田之不善而豐凶無常也於是畝畝而稅之定其常入之數而使供焉始隳井地之制而亂公田之法也春秋罪之故書曰初稅畝公穀皆以為稅畝者履畝而稅也履畝者謂履踐其良者而收之若實若此魯國之廣歲歲履畝不亦勞乎

經言初則是終其國而行之履畒而稅勢亦不能久也杜預趙子之徒又以論語哀公曰二吾猶不足為據言此稅畒乃什二而稅也按魯舊行什一之法一朝而什二焉不亦甚乎亦不能暴取於民如此之刻也必有漸矣此葢宣公之時始限畒之所出而稅之廢助法而用貢法至哀公十二年又以田為賦其後始行什二之法也若於宣公之時遂行什二之法不應於經無譏孔子弟子有若最少孔子沒羣弟子嘗

夆之為師則是有若後孔子卒亦以明矣哀公於春秋之後行什二之法而有若之對皆在春秋之後故經無譏也諸家皆非

冬蝝生

蝝者螽之子春秋之秋夏時之夏也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為災於夏蝝生於秋一歲而再為災故為謹志之爾按左氏公羊皆曰幸之以蝝生於冬物皆已收而不為災也按秋乃五穀大成之時安得曰不

為災乎但生而不為災亦何用書之乎螽蓋常有之物耳況夏時之冬為甚寒草蟲閉蟄之際蝝安能生乎穀梁以為稅畝之災亦牽合之論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案甲氏留吁皆赤狄之别種經言及者所以别其為二族爾

夏成周宣榭火

楚語曰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祭祥氛蓋榭之實

為講武而設也故杜預以宣榭為講武屋是也成周之地而有宣榭焉蓋所謂宣王之榭也宣王紹承幽王之後夷狄内侮中國衰弱於是南征荆舒北伐玁狁周室中興宣王用武之力也故六月釆芑之詩大其南征北伐而作也然則宣王用武於四方固必有講武之所矣成周宣榭蓋所謂講武之榭也宣王之時周未東遷而講武之榭在於成周者蓋成周之地自周公成王卜之久為别都宣王嘗講武於此爾

周道衰征伐一出於下而宣王講武之榭又天災之聖人傷之是以謹志之爾公穀之說皆以為樂器之所蔵樂器則榭何獨名宣乎左氏以為人火之也按二傳皆作災左氏未可據

冬大有年

春秋之法大者非常之辭有者不宜有也宣公弒君之賊王法先誅而天下無王即位一十六年之久也而晏然無討之者人理之不可知必推之天天又太

有年以安之聖人傷之特書曰大有年者不宜有也

春秋書有年者二皆在威宣之時聖人之意可知矣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夘日有食之已未公會

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

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

春秋内臣之卒未有書字者季友以立僖公字叔肹

以不食其兄之禄又不去之字季友之事春秋載之

詳惟曰季焉則賢可知矣叔肸之事不見於經而經書其卒雖曰叔焉未見其賢人也又特稱之曰公弟以明叔肸之賢得弟道於宣公也左氏曰凡稱弟皆母弟也但為母弟亦何足貴而書之穀梁之説得之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春秋書殺之例有曰弒者有曰殺者有曰用之者蓋

皆有别也其書戕者惟一焉左氏以為外曰戕按楚子誘蔡世子般殺之亦不曰戕也蓋戕者賊而殺之無道之甚春秋甚之故曰戕之公穀之説是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氏歸父使晉事畢而還聞宣公之薨至笙而遂奔齊也公羊以為公薨家遣出奔爾然皆以還為善按如晉事畢故書還何足善乎

春秋經解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經解卷十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胡灝

春秋經解卷九

宋　孫覺　撰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三月作丘甲

丘甲之說多矣然皆失之而未得其當也公穀之意則以為甲非人人所能為而使丘作之人人而為甲

也夫甲者惟工人能爲之爾就令成公暴刻亦不能使丘人皆爲之丘人皆爲之則是盡魯之人皆作甲也何其不近人情之甚乎如杜預之説以爲甸出甲士三人而使丘出之夫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使丘出甸賦丘豈能供之哉亦不能頓取於人如此之暴也益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公始作丘甲則是

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馬故曰作丘甲也諸家之說皆非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天王之尊天下莫之有敵王師雖敗績于茅戎非茅戎能敗王師也王師自敗爾公穀之說皆以為晉敗王師不言晉為天王諱也晉不臣之甚至敗王師而經沒不書則是為晉掩惡也公穀之說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

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鞌之戰曹大夫書名者曹之命大夫也曹之大夫見於經者二公子首公孫會是也大國之命大夫書字小國之命大夫書名理自然爾公羊以為憂内穀梁以為我大夫在焉皆非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

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春秋之義公及大夫則殺大夫而稱人不與大夫而敵公也公之罪則書公書大夫之名言公之為彼敵者有以取之也嬰齊夷狄之大夫而公親與之會葢公將去中國而從夷狄也公將從夷狄而會其大夫則公之罪也書曰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罪公也蜀之盟嬰齊在焉不書之者葢諸侯之大夫衆多其將去中國而附夷狄者非獨我公也春秋之義罪不專

於我公而與諸侯共之者不以我公獨當其責也會則書名我公獨與之會責無所分也盟則不名諸侯皆有罪矣何獨我公哉公穀之説皆非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乙亥葬宋文公

二傳新宮之説皆得之但公羊以為禮穀梁以為無譏則其與成公為過矣春秋之意葢謂不若無災而

不哭之為愈矣至于災而哭之故未免春秋之譏爾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晉衛之大夫皆因聘而盟者不書所以及之內之敵者也

鄭伐許

外鄭之説諸儒論之多矣葢皆以鄭附荆蠻而伐中國叛去年之盟一歲而再伐又乘其喪也董仲舒曰

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也

五年梁山崩

春秋災異及於天下者不以國言異不主於一國也

梁山雖在於晉而山崩之異係于天下故不曰晉梁

山崩公羊以謂為天下記異葢得之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親盡則毁百王不易之禮也武

宫者魯十一世祖其廟毁已久矣而成公立之春秋

以其非禮特書之曰立武宮也三傳之說皆是

取鄟

鄟本魯邑而久陷于邾今復取之不言邾者明我邑也公羊謂之亟而諱之殊失其義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本魯地而齊久侵之鞌之戰敗而齊以其地復反於魯至是齊晉通好齊人以我受制於晉而求地焉故晉侯使韓穿來言之也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

擅以與人而晉恃其彊使魯以其邑與齊春秋書之所以深誅之也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禮之小者無事則不書宋公納幣特書之所以起伯姬之賢也婦人不與外事其行事不聞見於人惟備書之可以見其賢爾伯姬傅母不至不下堂卒以火死當春秋淫奔之世而伯姬火死春秋賢之故著其始終以見意焉納幣致女二國來媵卒葬無遺

焉聖人樂人之善如何也諸家之說公羊最為得之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天王有賜於下經皆書之曰錫不以生死為之異所尊者天王之命成公即位八年之久未有善政及民而元年作丘甲侵伐之事無虛歲焉天王何善而錫之命乎春秋書之蓋罪天王之失賞也春秋有書天王天子及止曰王者先儒多以為褒貶所係賵含成風則云天王錫命成公則稱天子賵含錫命雖非禮也

孰與來車出居于鄭之甚乎公羊曰其餘皆通穀梁曰見一稱也二傳皆是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春秋内女之大歸者卒葬不書以其見絶於夫氏之郊伯姬是也叔姬五年來歸而卒特書者葢明年杞伯來逆其喪將有其末者先録其本也左氏以為來歸故書殊失之矣

衛人來媵

媵女淺事春秋皆不書之惟共姬之歸三媵皆志不以其得禮失禮皆書之三傳公羊得之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叔姬者杞伯之出妻也杞伯生絶其妻死歸其喪春秋以其非禮書之見杞不當逆魯不當歸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常事法不當書書之所以起共姬之賢也穀梁以為以我盡之諸侯之國禮文亦已備矣外諸侯來

逆女遂不使人致之於義安乎又曰不與內稱春秋內大夫行事皆不書使何獨行父致女獨不與內稱乎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晉執人之君以伐其國罪不容誅矣不曰戰焉晉鄭之師未嘗戰也春秋安得為鄭諱乎穀梁之説非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春秋之義自周無出葢曰天下一周也何往而非周

乎王子瑕王子朝之奔不言出是也天王居鄭周公奔晉特異之者孔子之意也王之所以為王以有其位而天下皆其有也王得言出則是自絶其位而不能有天下也天下非其所有則雖居鄭不可不言出也故曰天王出居于鄭周公之所以為公以其左右天王而與王共治也為三公而得罪天王至于奔晉則是自絶於王而不能有三公之位也三公之位非其所有則雖止奔于晉猶若出於四海之外也故曰

周公出奔晉天下一王而王有三公天子不能有天下而出居矣周公不能有其位而出奔矣天下其如何哉春秋書之用見天下無王而王無三公也穀梁曰以為上下一見之春秋適有此二事故可言爾不幸其一無焉上下將焉見乎公羊以謂自私土而出按其官三公是以貶之言出自其私有何訓乎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以其所無乞其所有春秋賤之乞師乞盟是也穀梁

以為重師而言乞師固可重矣盟亦可重乎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春秋常事不書公如京師朝天王常事當略而經書之者蓋以其如京師主於伐秦因過京師遂行朝禮爾然經不言遂如京師而言遂會諸侯者蓋聖人之意以謂成公之如京師非其誠心法當罪之春秋萬世君臣之法不以成公非禮而遂亂之也必曰如京

師然後會諸侯則成公之罪無所可逃而君臣之法愈久愈正也晉文公實召天王而經書狩於河陽成公實會諸侯而經書公如京師惟其無禮是故以禮正之聖人之意遠矣穀梁曰非如而曰如按實嘗如之安得曰非如乎又曰言受命不敢叛周按書公自京師所以見如周之偶非曰受命也傳皆失之

曹伯廬卒于師

諸侯之卒不地葢有常地也其有會盟侵伐而卒者

必謹志之所以見卒非其所而國家危殆爾穀梁謂之閔之殊失之也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公子遂之子而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而魯命嬰齊為仲遂之後故曰仲嬰齊也公羊以謂為兄後按公孫歸父奔齊而仲遂之後遂絶魯不欲絶仲遂之後故使嬰齊後之也穀梁以為子由父疏之父自有罪何與子哉公穀之説皆非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春秋執諸侯者多矣未嘗有書爵者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特書以爵公羊僖四年傳曰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益以謂執得其罪又歸于京師則以伯討書之曹伯之罪不見于經惟左氏於葬曹宣公發傳以為曹伯廬卒于師而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也然則晉侯執之為得其罪而又歸于京師春秋與之故特書曰晉侯執曹伯也穀梁以謂惡晉侯左氏以謂惡

不及民皆失之矣

宋殺其大夫山

左氏以謂背其族而見殺故不言氏殺大夫則有罪矣而山爲公族反害公室書曰宋殺其大夫山則是宋公族明矣不言其族所以見背族之罪此與段不弟故不言弟義例相類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

鍾離之會再言會以殊吴者春秋外吴於夷狄也春秋之於吴越書之有漸焉非進之也夷狄益彊則中國益衰春秋書之所以傷中國之衰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春秋之法舉重言之韓之戰實獲晉侯不言晉師之

敗君獲則師敗矣鄢陵之戰楚師敗績而楚子傷焉

不曰楚師君傷則師敗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之會公往就之而諸侯不之見焉公以諸侯之

尊會諸侯與諸侯之大夫而不見辱莫大焉然經不

異其文而書曰不見公盖曰可以見而不見也穀梁

以為譏在諸侯是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有殺太子自立之罪晉侯執之歸于京師春秋與晉侯得伯討之義而書曰晉侯晉侯稱爵則曹伯有罪矣曹伯之歸經不書名以為曹伯雖有罪然天子以為無罪釋之使歸而復為曹伯書曰曹伯歸自京師所以見天王縱罪人而失刑賞也公羊以為甚易穀梁以為歸之善皆失之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晉稱人者不與晉執也苕丘晉地晉人既執行父於

是流之于莒丘春秋雖流他國之大夫皆書曰放楚師入陳執公子招放之于越是也春秋魯史具記魯事有内辭焉行父我大夫也雖爲晉人執而放之不可曰放也故變文而書之曰舍也若曰執而舍之釋其罪也實則流放之爾公羊曰仁之非也穀梁以謂公亦見執若實執公經當有異文不應都没其事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行父見執于莒丘於是始盟而釋之不書釋而書晉

大夫與之盟則釋之可知矣單伯見執反而言至行父之至不書以從公歸可以知其至也

乙酉刺公子偃

春秋書刺大夫二皆内大夫也公子買記其事而公子偃但曰刺焉明不卒戍之罪在可恕僖公刺之殺無罪也公子偃不書其罪罪當刺者也諸侯不得專殺大夫而春秋之於魯也又辯其有罪無罪益春秋魯史魯事則詳也穀梁以謂先刺後名殺無罪也按

經書公子買詳其事者以明無罪爾公子偃直書曰
刺安得無罪乎
十有七年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
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
王者一歲而再郊故春郊正月以祈穀秋郊九月以
報功春曰員丘秋曰明堂后稷員丘之配文王明堂
之配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后稷文王不可一時而同配也故曰郊曰明堂焉豫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亦曰祖考異時而各配也王者之郊歲再行焉故有正月九月之二時郊祀明堂之異處魯郊非禮也而成王賜之魯公受之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之郊配后稷而不曰文王焉葢其郊止於祈穀而報功之郊不行也春秋卜牛必於正月三月在滌則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而養牛則

二月可以郊矣然則魯之郊用夏時之二月不敢並天子之時又殺之也春秋之九月夏時之七月以為祈穀則已晚以為報功則太早又魯禮不當行書曰用郊用者不宜用公穀之說皆得其粗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經書九月辛丑十二月丁巳朔則十一月無壬申矣公羊以為公許然後卒之則是於十一月然後録十月壬申之日也穀梁以謂春秋先君後臣故先書公至

自伐鄭後書嬰齊之卒也二傳之意葢皆以孔子大聖人不應不辯壬申之日當在十月其書之必有義故從而為之説也殊不知孔子不苟知所不知以為智其於春秋也疑則闕之爾壬申當在十月而孔子録之於十一月為公穀者猶知之孰謂孔子而不知乎二傳不知闕疑之意故妄為之説爾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

石復入于彭城

春秋之義易者曰歸難者曰入復其位曰復歸入其地而為惡者曰復入魚石奔楚為楚鄉道誘楚鄭以伐宋楚於是取宋彭城之邑復魚石於彭城明年華元與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以魚石復入而叛也然則魚石之仕宋嘗食邑於彭城十五年出奔楚遂舍彭城以去於是籍楚取之而復入焉書曰復入明魚石之嘗有彭城也魚石入彭城而宋圍之則是入以

叛也不曰叛焉經書楚鄭伐宋而魚石入魚石入而宋圍彭城不待書而義可見也左氏之例惟復其位曰復歸以惡曰復入二說近之

築鹿囿

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廄之急無遺焉重其德不及民而徒勞民力也況耳目之玩一身之娛哉左氏曰書不時葢得時猶書也公羊曰譏有囿矣又為之雖無囿而為之亦有罪也穀梁曰虞之非正苑

囿所以娛一身又非虞衡之事也

春秋經解卷九